

黑豹喋血

(日) 大薮春彦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黑豹喋血

(日)大薮春彦 著
杨 军 洪成浸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60 号

黑豹喋血

著 大薮春彦(日)

译 杨军 洪成浸

黑豹喋血

(日)大薮春彦 著

杨军 洪成浸 译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衡水市红旗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5 印张 150 千字

1992 年 8 月第一版 1992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

ISBN 7-303-01861-1/I · 131

定价:4.50 元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在日本佐贺县的七桔山发现一位被野狗咬伤而奄奄一息的男子。他被救了，但却丧失了记忆……

与此同时，一位端庄美丽的少女于一夜之间失去欢笑。没有了鲜花和温馨，疯狂扑来的，是丑恶、凶残和命运的百般磨难。她的父亲莫名其妙地死于急病，其母则在惊恐中卧床不起……

这时，他来了。他要寻找和挽救朝思暮想的恋人，要倾诉心中火热的爱，要解开这一个个雾样的谜团。

然而，他没有想到，面对他的，是全日本最残暴、最黑暗、最贪婪的黑社会组织……

目 录

序	章	凶恶的报复	(1)
第 一 章		不可明状的恐怖	(12)
第 二 章		残酷的威胁	(28)
第 三 章		野兽的笼子	(51)
第 四 章		奇迹般的脱逃	(79)
第 五 章		狡猾的同行者	(103)
第 六 章		来自暗中的反击	(129)
第 七 章		失踪的诱拐者	(152)
第 八 章		黑豹的诱饵	(179)
第 九 章		拼死逃出	(203)
第 十 章		危险的赌注	(222)
第 十 一 章		战栗的报酬	(246)

序章 凶恶的报复

“那么，我就失礼了。因为两、三天里，我就要向法院递交起诉书了，请多担待。”

大野叮嘱似地说完，便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贴着桌子坐着的肥前相互银行的武岛社长和古贺专务，像吃了一只苍蝇似地木呆呆坐在那里。

大野是福冈市中央一丁目的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昭和五十三年（一九七八年一译者）十月，佐贺市的农业生产者石崎荣松（62岁）在同年六月，当存在肥前相互银行的一年定期的一千万日元存款到期之前，与妻子离了婚，但是，因其不满该银行将这一千万元不付给自己而转给本市的一个从事金融业的井原一男的人而向佐贺市地方法院提出了民事诉讼。但在第二年的五月份，石崎在法院受理了此案之后却在搪塞推诿的过程中不了了之了。大野律师这次便是以掌握了新的证据为理由，决定以石崎荣松的原告代理人的身份将再次提出诉讼前来通知肥前相互银行的（相互银行：日本社会中一种会员间以相互救济，互利为目的的民间银行组织——译者注）。

大野从银行的会客室里出来之后，便径直走向了大门。在

大门外边等着一辆“世纪”牌私人汽车。站在汽车门旁边的司机看到大野走出大门，便立刻打开了车门。于是，大野便钻进了汽车的后排座位上。他叼起了一根香烟，不禁一个人冷冷地笑了起来。安上诱饵的鱼钩已经抛向水里了，今后就单等着哪条大鱼“愿者上钩”了。

大野坐在车里，不时回想着刚才在这家银行提出要再次对该银行提出诉讼的时候，银行社长和专务那十分困窘的样子。他由此判断：石崎荣松的一千万日元的定期存款肯定是通过不正当的手续转给了井原一男的。如果向外界公布了这家银行在未经存款人的许可下擅自将一笔巨款转手于别人的这件事，银行的信用便会在公众中一落千丈。这样一来，“信用第一”的银行的存在就成了问题了。

肥前相互银行的社长和专务请来的律师——对于那个毫无法律常识的石崎——原告一方，又是初次打官司所以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几乎没费什么气力便打赢了这场官司。

司机发动了汽车。这个司机是专门奔走于各家银行之间的司机。

大野乘坐的这辆“世纪”牌汽车，从肥前相互银行的总行所在地东佐贺车站驶出后，便在片田江交叉路口驶入了264号国家公路，然后向左拐去，最后，他们来到了横贯大隈重信（明治、大下时期的政治家，创建了早稻田大学——译者注）出生的佐贺城遗址的大木公园旁。这条公路到了尽头了，如果在此向左拐的话，便是联接通过八田江的208号国家公路了。这条道路，是返回福岡最短的路线。

“怎么回事儿，哪个混蛋东西把路挡住了！”

司机伸了伸舌头便把车速降了下来。

“怎么回事？”

大野说着便探出身子向前张望着。只见前方公路的尽头有一辆大型的卡车，几乎是占满了整个公路的宽度似地横着停在那里。一个司机模样的男人正打开了发动机盖子把头伸了进去。

大概是发动机出了毛病了吧。大野的车向前慢慢地开了四、五米后便停了下来。

“过去看看吧。如果一时半会儿修不好就绕道走吧。”大野对司机说道。

“知道了。”

于是，司机便下了车，向停在那儿的卡车走了过去。他来到那个正把头伸进发动机厢内的司机后边站了下来，并向他喊了几句。那个司机把头抽了出来，可突然，大野看到自己的司机的脸色变了——虽然他离司机的位置不近。但他似乎看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

大野的心里突然感到一阵恐慌。正在这时，一个男人趁车停在这儿的时候，一声不吭地钻进车来。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闯到别人的车上来？”大野口气十分严厉地盘问道。

“你别多问！”

这个男的把手枪对着司机座席，瞪了大野一眼。从他那笑着的眼睛深处闪着冷冷的光。同时，这个男人迅速打开了后部座席两旁的车门。

就像早就等候在这儿似地，有两个男人立即从两侧钻进车来。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三个人是一伙的。

“这么说，你们是肥前银行的人了？”大野用眼角瞥了一下这三个男人。

“如果是的话，又怎么样？”

“吹嘘自己是信用第一的银行竟然唆使黑社会的打手，这事儿社会上还未听说过吧？我未听说过这个事儿，可今天总算亲眼见到了！”

“不过，今天这件事无论是谁也不可能知道的。”
坐在大野旁边的那个男人抽出一把匕首放在大野的脖子上。

“谁也不可能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就这个样子把你送到另一个世界去的话，谁也不会去过问的。喂，开车吧！”

用匕首顶着大野的那个男人，向坐在驾驶席的男的使了个眼色。车平静地向前驶去。

在车中发生的一切，外部人是无法知晓的。对于闯进银行演出的这场闹剧，对于花高价雇用来的大野来说，似乎感到自己被人出卖了。他看了看前方。堵在公路上的那辆卡车不知什么时候没有了，自己的那个司机也不知哪里去了。

“把手背过去！”

拿匕首顶着大野的那个男的命令道。

“瞧，老老实实地按我说的办！”

“有话可以好好说吗？为什么偏要杀我呢？”

那个男人一边用力地把刀刃按着，一边冷冷地说着。大野感到了脖子上一阵剧痛。便不由得把手伸向脖子。

“不许动，快把手背过去！”

那个男的严厉地扬音喝道。大野觉得并不可怕，把抬起来

的手又放了下去。

“背到后边去。”

于是大野只好把手背到了后边。这时另一个男人便把一只手铐戴在了他的手上。

“你们?!”

“哼！给你带上手铐，你就会想到我们是警察了吗！这的确地地道道的是警察用的手铐，不过嘛，这是辞职不干警察了的人偷来的。!”

“再把他眼睛蒙上。”

给大野戴上手铐的男人一把往他的眼睛上粗暴地贴上了胶带。

“张开嘴!”

这个人一边命令着，一边打着他的脸催促着。大野不能违抗。因他害怕如果违抗这伙人的命令可能要受到更加严厉的虐待。这简直是一伙不懂道理的强盗。正在这时，他们把一条散发着臭味的手巾塞进了他的嘴里。

“干脆让他躺在座席下边吧!”拿匕首的男人说道。

“这是什么意思?”大野不解地想着，一动不敢动。

“咱们坐在这里，把这家伙像猪似地扔在下边。”

给大野戴上手铐的男人冷不防地把他拽倒在座席下边。

“呜——!”

大野像是要企图起来似地扭动着身子。

“再挣扎也没有用!”

拿着匕首的那个男人用鞋狠狠地踏在了已经失去抵抗信心的大野的脸上。这个人鞋上的泥土混着大野的呼吸一齐吸进他的鼻子里面，他不禁剧烈地咳嗽起来。

汽车走了大约一个小时便停了下来，车门打开后，大野身旁的两个男人走了下去。

“喂，出来吧！”

大野的屁股冷不防被人踢了一脚。他想起来，但由于双手被手铐铐在背后，他不能自由地站起来。

“在肥前相银(相互银行的简称——译者注)说大话的神气劲儿到哪去了?!”

手持匕首的那个男人用一种轻蔑的口气问道，并用手提着大野的脖领将他拽出车外。

“在这等着!”

还是那个曾用匕首威胁大野的那个男人命令道。把大野劫持来的这辆车的前方停着一架全部被涂成黑色的直升飞机。这是一架“阿罗”公司制的 AF350B 型六人乘坐的直升飞机。这一带的四周都是裸露着岩石的群山。这是一处砂石采集场。附近还停着几台铲车和推土机。

“好了，按时到了，抓这家伙也没有费什么事儿。”

正在这时，从直升飞机的背阴处走出了两个男人。他们都穿着像是在建筑工地干活的工人穿的那种工作服。但在工作服的里面，却露出了衬衫和领带。

“那么，我们就呆在这里，随后就去那边再做处理。”

拿匕首的男人把大野向那两个穿工作服的男人推了过去。

“这辆车怎么办?”

开着“世纪”牌汽车来的那个男人问拿匕首的男人。看样子这个拿匕首的男人在劫持大野的这三伙人当中是个头儿。

“用推土车压碎了怎么样?”拿匕首的男人答道。

“这是干什么？怪可惜的。这可是好几百万元（日元——译者注）一辆的车子呢！我们用用吧！”

“不！太显眼了真是笨蛋！这样就没有追查我们的线索了。这部分钱从肥前相银那里再弄回来不更好吗！就这样吧！”

拿匕首的男人向站在直升飞机那儿的男人示意请求同意。

“就这样吧！喂！把这家伙压烂了吧！”

站在直升飞机旁的一个男人下了命令。于是，另一个穿工作服的男人便走到推土机旁，跳进了驾驶室内，发动了马达。

“那么，请各位都向后退一下。”

这个男的一边向拿匕首的一伙人说道，一边把推土机开了起来。推土机慢慢地开向那辆轿车。不一会儿，推土机的铁铲便碰上了这辆“世纪”牌小轿车的护挡板了。这个穿工作服的男一下子把推土车停了下来，但又很快重新加大了油门。

“咔嚓，咔嚓”。这辆小轿车不大工夫就被完全压烂了。推土机的铁铲从它的身上慢慢压了过去。在推土机的车后，留下了一块如同被压扁了的甲虫那样黑色的铁板。

“喂，上来！”

大野被另一个穿工作服的男连拉带拽地上了直升飞机，并再被摔倒在座位之间的空隙处。

“这回我们该照顾照顾你了！你将怎样谢谢我们呢？……”

坐在飞机的操作席上的一个男对劫持大野的这几个男人道。

“注意，小心！”

“好好开吧！”

操作席上的男人回过头来看看。后边的座位上坐着那两个穿工作服的男人。飞机的发动机发动了。螺旋桨转动了。速度越来越快，飞机轻轻地升了起来。从飞机上看下去，地面上的推土机和电铲车越来越小了。飞机在空中飞行了大约二十分钟，穿越了一座山脉之后，便在一个高尔夫球场的入口处降了下来。这块面积很大的高尔夫球场的草坪已经种植完毕。俱乐部的建筑也基本上完工了。

“下来吧！给他取下眼罩！”坐在操作席上的那个男人回过头来向后边的那两个男人说道。

“好。喂，起来！”

坐在后边的一个男人一把抓住了大野的头发把他的脸拉了上来。然后用力撕去贴在大野眼部的胶带。

“哎呀，痛死了！”大野疼的喊了起来。

“看看，眉毛都拔下来了！”这个男的把拽下来的胶带放在操作席上的男人的面前。在这条胶带上两条眉毛形状的毛发。大野的眉毛处也淡淡地显出两条血迹来。

“下去！”

撕胶带的男人催促着，大野急忙下了飞机。

“去俱乐部的房子！”那个男人用下巴指了指前方。于是，大野便朝着还没有安上大门的“门”走了进去。

“喂，你就站在这儿！”

于是，刚刚走进这个大“门”的大野，便在一座看上去像是一个仓库样子的建筑物前被人又铐上了手铐。

“进这个仓库里去！”

迫于无奈，大野便按着命令走进了这座仓库。仓库里面没有窗户，十分昏暗。屋子的中央放着三个好像是国营铁路上使

用的货物集装箱。看上去好象是运送动物的。右侧箱子的铁门开着。

“进去！”

给大野撕下胶带的那个男人指着开着门的铁箱子说道。大野环视了一下，有些犹豫，因为他感到这个箱子被一种异样的气氛包围着。

“让你进去就进去。”

大野的腰被人踢了一下。他跌跌撞撞地进了铁箱子里边。立刻一种异样的恶臭味冲进了鼻子。这是一种动物特有的臭味。

“你给我呆在这，过个两、三天就成了野兽的食物了。”操纵飞机的男人冷笑着说道。

“这倒底是怎么回事？”

大野瞪大眼睛问道。

“把第二个铁栏的隔板打开！”还是这个男人说道。于是，撕胶带的男人便站在了从左边数第一个和第二个铁箱的中间。他先看了一下箱子下边的一个把手。然后一点一点地转动把手，把箱子旁边的铁板推了上来。

“嘿——”

这个男人的嘴里十分费力地哼哼着。大野静静地注视着发出声音的地方。在被铁板撤掉的痕迹上，留下了安着铁棍的隔栏。在对面的铁箱子里，他果然看到了一个巨大的黑色的动着的一个物体。黑色物体上有两个像是闪着灯光的亮点。

“喔噢——”

当大野发觉这两个光亮是一只野兽的眼睛时，不由得惊呆了。原来这个黑乎乎的东西是一只黑色的豹子。

“到了夜里，就把和这位律师先生相隔的隔板打开。到今天为止，这只黑豹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一定饿坏了，大概会干干净净地把先生收拾掉的。”

那个操纵飞机的男人向另外两个男人交待一下后便走出了仓库。

“听见了吧？你也可以大声地喊叫，把在肥前相银的威风在此也可以显示显示。你和黑豹之间只有两层间隔。如果把这两层间隔全部打开的话，这只黑豹就会一步跳到你的眼前。现在，我先打开一层吧！最后一层，就要按社长的命令，天黑下来再打开。告诉你，这是因为黑豹到了黑天才更加凶猛。”

说着，刚才撕胶带的那个男人便走向了第一个箱子和第二个箱子之间的间隔外，动手摇动着打开铁板的把手。

第一层的间隔慢慢地启动了。于是，第一层的间隔打开了如同一块天花板大小的洞。

“喔喔噢”

这只黑豹迅速地把头伸进刚刚才打开有十公分左右的洞，并用爪子激烈地在地上抓着。

“看看吧！因为没抓着野狗，这家伙有三天没有吃东西了，所以它能把你看成一块肉。我再稍微开大一点！”

在他还没有说完的时候，这只黑豹就匍匐着要从这个铁的间隔下边挤进关着大野的箱子中来。并用力地把头向没完全打开的间隔上撞去。好像它并没有发现它与大野之间还有着个铁的间隔过不来呢？“它只是闻到了你的肉香了！呆一会儿，再过两、三个小时我就把最后的间隔打开。现在先让它好好地保养一下眼睛吧！喂，咱们去找组长吧！”

这个男人催促着另一个男人出了仓库，并关上了大门。顿

第一章 不可明状的恐怖

下午一点三十分，近藤敬三乘坐从博多开出的普通列车到达了佐贺车站。他在车站的介绍所里要了一处站前的T饭店的房间。他想去先办住房手续，但旅馆和服务台还没有办公，于是他想先寄存行李，便让服务员带他去了房间。找到房间后，他便立刻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笔记本，从许多的人名中找到记着“高田梨香”的电话号码，并马上拨动了电话。很快，对方便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这是个让人感到年岁大一些的女人的声音。

“您是哪一位？”似乎对方十分警觉地问道。

“我是从东京来的近藤。梨香小姐在吗？”

“啊，是近藤先生呀！我是梨香的母亲。听说我女儿在东京时承蒙您的关照……太感谢您了。我这就去叫梨香来，请稍等一下。”

敬三还是第一次和梨香的母亲搭话，但他觉得他的事儿大概是梨香对她讲过，所以对方像是十分清楚。敬三和梨香两人是同一个中学的教师。敬三教体育，梨香教音乐。

今年十一月份，敬三和梨香在东京定了婚约。为了这件婚事得到梨香两位家长的同意，她便在四月份辞去了在这所中